

“北京！北京！北京！”

揭秘二战第一次海军行动



从“闪电”号上拍到的“雷霆”号(前)和“风暴”号

今年是二战爆发八十周年，在其序幕之战——波兰之役中，纳粹德国装甲兵团以闪电战迅速取胜。可是在海上，德国人却没怎么占到便宜，因为波兰海军敏锐地察觉到威胁，提前发起神秘的“北京计划”(Peking Plan)，这成为二战中第一次海军行动。



波兰驱逐舰“闪电”号(左)和“雷霆”号脱险

避敌锋芒的决定

到1939年8月，波兰海军在小得可怜的波罗的海出口保有4艘驱逐舰、5艘潜艇和1艘布雷舰，而虎视眈眈的德国海军却拥有2艘战列巡洋舰、2艘旧式战列舰、3艘袖珍巡洋舰、3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57艘潜艇，实力对比天差地别。另外，德军还控制着波罗的海南岸大部分海岸线，一旦开战，便可轻松封锁航道。如此情形下，若波舰执意留下，最终命运可想而知。于是，波兰海军开始考虑抢在开战前将主力驱逐舰“风暴”号、“雷霆”号和“闪电”号疏散到英国。无独有偶，8月24日，英国驻波军事代表团联络官阿德里安·卡尔顿·德·维尔特中将向波军最高统帅爱德华·斯米格雷·里兹元帅提出同样的建议，希望将波兰海军主力转移至英国，避免被德军一网打尽。作为军人，里兹本能地对撤舰建议予以拒绝，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感到把有限舰艇转到外线，更利于国家抗击入侵。根据波军总参谋

部推演，如果德军进攻，波军可退守与罗马尼亚相邻的东南部国土，建立“罗马尼亚桥头堡”，等待英法友军从罗马尼亚港口上岸，然后经铁路进抵“桥头堡”。在此过程中，提前转移的波舰就能为从英法开来的援军护航。考虑到德国海空军已对波罗的海的南口丹麦海峡形成威胁，里兹觉得转移宜早不宜晚，如果晚了一步，波舰就走不成了。

火漆信封中的密令

经过里兹首肯，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乌恩鲁格上将于8月26日批准“北京计划”，按照波英新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要求三艘驱逐舰即刻准备开赴英国。计划被密封在火漆信封内，火速送达各舰，同时送达的还有总司令的口令——未收到正式命令前，严禁私自拆信。神秘的信封勾起所有人的好奇心，不过上级没让这份好奇心保持多久，29日12时55分，停泊格丁尼亚港奥西维耶锚地的“风暴”号、“闪电”号和“雷霆”号均通过无线电和港口旗语收到信号：“北京！

北京！北京！”这是拆信的指令，三位舰长几乎同时动手，读到转移方案，他们随即向全舰下达迅速出航命令。14时15分，三舰在罗曼·斯坦基耶维茨海军上校统一指挥下离港，向丹麦海峡驶去。

敌人眼皮底下突围

波舰的异常动作，很快惊动了德军潜艇U-31号和U-19号，两艇正奉命监视格丁尼亚港内波舰动向，准备9月1日开战后即行封锁。没想到，三艘波舰先出来了，德国潜艇立即向柏林汇报，由于当时德波尚未宣战，德国海军部未敢造次，两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波舰扬长而去。8月30日夜，波舰驶入瑞典与丹麦之间的厄勒海峡，“北京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如果再冲过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它们就真的安全了，因为届时英舰就能来接应，德军就算想拦截也无可奈何。午夜过后，波舰向华沙发电报平安：“正在穿越海峡。”可电文刚发出，“闪电”号的瞭望哨就看到不远处一艘军舰轮廓——德军轻巡洋舰

“柯尼斯堡”号！斯坦基耶维茨海军上校大吃一惊，一边向三舰下达战斗命令，一边冲上舰桥观察——德舰后面居然还跟着一艘驱逐舰！如果开战，三艘波舰难占上风。所有人的心瞬间提起来，但下一刻又放下去——德舰发来灯光信号，表明它们也是在穿越厄勒海峡，没有敌意。双方在互相戒备中擦肩而过。波军后来得知，“柯尼斯堡”号也害怕自己打不过波舰编队，遂在第一时间向柏林报告，请求支援，柏林连夜从基尔港派出三艘军舰追踪，可是没能追上。德舰没追上的责任，很大一部分应由德国空军承担。8月31日白天，一架德国空军侦察机发现波舰行踪并实施跟踪，斯坦基耶维茨海军上校随即下令编队改变航向，假意驶往挪威，以迷惑对方，结果追来的德舰错失了目标。天黑后，德机返航，波舰重新调整前进方向，开足马力驶向英国。

果然奏效

9月1日9时25分，已驶入北海的波舰收到来自祖国的消息——

德国闪击波兰，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斯坦基耶维茨遂命令军舰提高戒备等级。有惊无险地航行三个多小时后，波舰终于松了一口气——英国皇家海军派来接应的两艘驱逐舰出现在海平面上。在英军联络官指引下，剩下的航程变得简单起来。17时37分，三艘波舰安抵爱丁堡的莱思港。

事实证明，“北京计划”非常明智，开战后，留在波罗的海的波兰海军虽奋力抵抗，但仍未能逃脱全体覆没的命运，而来到英国的三舰则继续与盟军并肩作战。“雷霆”号于1940年5月4日被德机投弹击中，舰上一枚鱼雷被引爆，全舰沉没。“风暴”号和“闪电”号则幸存到战后，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回到祖国。“风暴”号于1960年退役，改造为格丁尼亚港博物馆，而“闪电”号于1976年退役，接替“风暴”号的博物馆角色，后者则于次年解体拆毁。

肇启



上世纪80年代，苏联克格勃上校尤尔琴科突然叛逃美国，他向中央情报局“出卖”自己人后，又神秘地摆脱中情局控制回到苏联，留下一地鸡毛。这到底是一出什么戏？

馅饼砸到中情局

1985年8月1日，中情局反间谍负责人哈撒韦收到意大利情报站的加急电报，称当天上午克格勃上校尤尔琴科来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寻求庇护。哈撒韦大喜过望，原来此人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处副处长，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活动，这可是中情局从未钓到的“大鱼”！当晚，哈撒韦又收到电报，称尤尔琴科交出“第一份礼物”：半年前，有个美国线人在维也纳与克格勃接头，出卖为美国工作的几个苏联公民，尤尔琴科没见过他，但知道他曾在中情局工作，只是在赴莫斯科常驻前被突然解职。脑瓜像计算机一样精确的哈撒韦顿时明白了，那个线人正是已受调查的霍华德。他立即抓起直线电话，接通中情局长凯西的办公室：“快灭了这杂种，别叫他祸害人了！”

霍华德是1980年加入中情局的，1982年底被选派莫斯科工作，却因测谎检查失败而被解雇。1984年，他与妻子到奥地利休假，暗中向克格勃出卖了为美国工作的苏联人。可中情局动手晚了，霍华德夫妇已在克格勃安排下逃到莫斯科。

克格勃“谋略棋子”耍了中央情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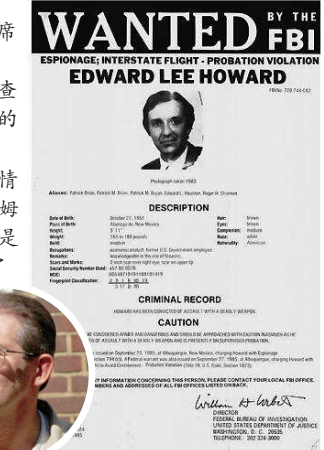


▲ 尤尔琴科出席记者招待会
► 美国联邦调查局追缉霍华德的通缉令
▼ 美国中情局官员埃姆斯最后还是被牵出来了



美国人如获至宝

翻回头再说尤尔琴科，8月5日晨，他飞到美国，获得每年7万美元的终身薪水。接下来，尤尔琴科整天说个没玩，端出一大堆重磅情报，比如克格勃秘密实验室制造致命毒药、克格勃用神秘“间谍粉尘”撒到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身上和汽车里，跟踪他们与苏联公民的接触情况……最让中情局吃惊的是，在回答美国情报界有无“鼯鼠”(即苏联间谍)时，尤尔琴科说，1980年1月，他在华盛顿情报站接待过替着



棕红色胡须的美国人，自称是国家安全局分析员。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没费多大功夫，就用排除法找到“棕红色胡须”——佩尔顿！此人学俄语出身，参加过美国空军，退役后在国安局工作，1980年1月中旬，囊中羞涩的他与克格勃联系，出卖了美军在鄂霍次克海底侦听苏联潜艇的“常春藤铃行动”情报，令美军白花了数亿美元。1986年，佩尔顿被判三个无期徒刑。

“迷彩服”露真容

一向内向严密的克格勃，难道

真能出现如此厚颜无耻的叛徒吗？档案证明，尤尔琴科不过是苏联精心策划的“迷彩服行动”的演员。当时，中情局很难渗透，他们把所有苏联叛逃者都怀疑成克格勃的“托儿”。1985年，克格勃决心实施“反间谍谋略战”，发起“迷彩服行动”，让尤尔琴科打进美国情报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为他准备方案，允许他主动泄露绝密情报。这一“表演”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目的，因为有人比霍华德、佩尔顿乃至“间谍粉尘”都重要，那就是为苏联(俄罗斯)服务的超级间谍埃姆斯。埃姆斯是不请自来的中情局官员，向苏联提供十名变节军官名单，在他的帮助下，克格勃堵住了泄密渠道。尤尔琴科很清楚，自己出卖的家伙已无用处。事实上，“迷彩服行动”的成果是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忙于围绕尤尔琴科的材料进行内部肃清，无暇顾及埃姆斯，而他已属于内部测谎难以过关的人员，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潇洒回到莫斯科

1985年11月2日(星期六)晚上，尤尔琴科和中情局保镖汤姆·亨嫩去华盛顿的法国野猪蹄餐厅用餐，他比保镖早用完甜点，然后不慌不忙地用餐巾擦擦嘴巴，小声说：

“我有点恶心……您不反对我出去在外面等您吧？”早已习惯的亨嫩说：“您随便。”几分钟后，保镖感觉不妙，立即冲出去找人，但尤尔琴科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今天，这家餐厅还在入口前挂着一块纪念牌，上书“1985年11月2日，尤尔琴科就是在这里用完最后晚餐”。11月4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回归祖国怀抱”的尤尔琴科宣布，是中情局在罗马绑架了自己，他还拿中情局长凯西开涮，说这个家伙整天醉醺醺的，从不扣裤子前开口。接下来，他还痛骂中情局对自己的折磨。

看完电视直播的中情局领导人，立即下令资助媒体掀起宣传攻势，企图抹黑这个“二次叛逃者”。不过，哈撒韦倒是读出别的玄机，他从电视里听到尤尔琴科说中情局为了收买自己花了100万美元，这位谍战老手满意地搓搓手，心里说：“这可是给中情局做的无价广告，潜在的叛逃者会成群结队逃离苏联！”

尤尔琴科一回到莫斯科，就被授予克格勃的最高奖励——“国家安全荣誉工作人员徽章”，之后光荣退休了。

常立军

